

三演的 國義的 社會貢獻 與文價 學值

黃忠慎

編輯先生：

貴刊98期訪問德高望重的吳三連先生，對「三國演義」頗多推崇，我想起五月十九—廿一日的「華副」登出了羅盤先生的大作——「可貴的治學精神——李辰冬文學批評自選集讀後」，我對文中的部分觀點不表同意，於是寫了寄該報的本文，老實說，本文當時會被該報所退原在我意料之中，（因為我是華副的老讀者，他們喜歡登那類文章我很清楚）只是，為何他們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實在叫我難以理解。又記得從前有人將中國時報的一篇退稿寄給您們，（該文在反駁時報所登張系國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您們採用了，所以我現在做效他的做法，也將拙稿寄給您們，請您們費心審核一番。附帶說明一點，拙文似可加一副標題——「我不同意羅盤先生的見解」，只是，羅盤先生寫的是「書摘」，他的意見想必就是李辰冬先生的意見，所以這個副標題似宜再加斟酌。

肅此，順頌

編安

黃忠慎敬上 七〇、六、二

羅盤先生在其大作「可貴的治學精神——李辰冬

文學批評自選集讀後」中說：「胡氏（按指胡適之）

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考證上殊有貢獻，（按「對」字宜改為「在」）且其考證的範圍頗廣，除紅樓夢一書考證最力外，另如三國、水滸、西遊及鏡花緣等，都不過是考證的功夫。惟其遺憾的是，他對這些書價值的評定都有着很大的偏差，而這些偏差都是由李氏（按指李辰冬先生）來糾正的。」（中華副刊五月二十日）

（胡適對於中國古典小說的評價，很多人不表同意，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說「這些偏差都是由李氏來糾正的」，這句話本身就有着偏差，不過這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是以姑置不論。值得注意的是，胡適以為三國演義之所以不能有文學價值，原因有二：①三國演義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而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②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文學的技術最重剪裁，會剪裁的，只消極力描寫一兩件事，便能有聲有色，三國演義最不會剪裁，他的本領在於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羅文引作「破銅爛鐵」）不肯遺漏一點，因為不肯剪裁

，故此書不成文學的作品。（上述諸語見於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頁四七二至四七四，羅文則註明胡適文存二集卷四，二一九至二三一頁，但胡適文存第二集事實上只有兩卷）胡適這一段話想必會招致許多非議，羅盤先生在其大作中也曾大力反駁，只是其所列的舉理由是李辰冬教授的評語，還是羅先生自己的創見，我從其大作中判斷不出來就是了。

羅先生反駁胡適的理由有二：①從事實上來說，劉備是否那麼仁慈、寬大、謙恭？孔明是否真能呼風喚雨？關公是否真能堪稱武聖？周瑜是否那麼幼稚，竟會被諸葛亮氣死？曹操是否真是那麼奸詐？……演義中許許多多的人物與事實，都與歷史有着極大的差距，羅貫中憑藉着他的一枝生花妙筆，創造了許多不朽的人物。②作者自行創造了一段新的歷史，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帝國，怎能說他「想像力太少，創造力太薄弱」？一位敢於反抗時代，敢於依據自己的理想、情感，重新創造一個完整的、動人的新天地，能說他「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麼？敢於反抗當時黑暗政治，而重新創造一個光明的、富於理想的、生氣勃勃的帝國，能說「不是高超的思想家」麼？胡氏既

承認它是一本「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按此句不太通暢，但羅文確是這麼寫的），既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怎能不是文學作品？有了上述兩大理由，所以羅先生不禁要問：「不知胡氏對此書的批評竟何以如此的草率？」

事實上，胡適批評三國演義是否失之草率？不然。胡先生早已拿出證據出來了。在他提出證據之前，他有這樣的話：「三國演義不是一個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共同作品。唐朝已有說三國故事的了。段成式酉陽雜俎說：『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劇，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又李商隱驕兒詩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這都可證晚唐已有說三國的。宋朝『說話』的風氣更發達了。孟之老東京夢華錄說北宋晚年的『說話』，共有許多科，內中『說三分』是一種獨立科目，不屬於『講史』一科，竟成了一种專科了。蘇軾志林說：『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宋、金分立的時代，南方的平話，北方的院本，都

有這一類的歷史故事。現在可考見的，只有金院本中的襄陽會。到了元朝，我們的材料便多了。錄鬼簿與涵虛子記的雜劇名目中，至少有下列各種是演三國故事的……（按胡文列舉十九種，茲略），我們研究這幾種現存的雜劇，可以推知宋至明初的三國故事大概與現行的三國演義裏的故事相差不遠。……最可注意的是曹操在宋朝已成了一個被人痛恨的人物，諸葛亮在元朝已成了一個足智多謀的軍師，而關羽已成了一個神人。」（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這一段歷史考證已可說明羅文反駁胡適的理由實在不能成立，因為：①在羅貫中之前，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早已被賦予新的生命，並不是到了羅貫中手中，就憑着他的生花妙筆，創造了這許多不朽的人物。②三國演義是眾多的演義家的共同結晶，並非某一個作者自行創造了一段新的歷史、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帝國，所以羅貫中也就不談不上什麼「敢於反抗當時黑暗政府，而重新創造一個光明的，富於理想的，生氣勃勃的帝國」了。

至於胡適以爲三國演義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其所持理由則有下列二端：（一）此書中最精彩，最有趣的部分在於赤壁之戰的前後，從諸葛亮獨戰羣儒起，到三

氣周瑜止。三國的人才都會聚在這一塊，『三分』的局面也定於這一個短時期，所以演義家盡力使用他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打破歷史事實的束縛，故能把這個時期寫得很熱鬧。因為想像力不受歷史的拘束，所以這一大段能見精彩。但全書的大部分都是嚴守傳說的歷史，至多不過在穿插瑣事上表現一點小聰明，不敢儘量想像創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歷史，而沒有文學的價值。(二)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極力描寫諸葛亮，但他們理想中只曉得『足智多謀』是諸葛亮的大本領，所以諸葛亮竟成一個祭風祭星、神機妙算的道士。他們又想寫劉備的仁義，然而他們只能寫一個庸懦無能的劉備。他們又想寫一個神武的關羽，然而關羽竟成了一個驕傲無謀的武夫。這固是時代的關係，但三國演義的作者究竟難逃『平凡』的批評。毛宗崗的凡例裏說：『俗本謬脫李卓吾先生評閱，……其中多有唐突昭烈，漫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這種見地便是『平凡』的鐵證。至於文學的技術，更『平凡』了。(按胡適學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羣儒與『三氣周瑜』兩大段，作為三個演義文學技巧平凡之證，為節省篇幅，茲不引，胡適又云『這

些例都是從三國演義的最精彩的部分裏挑出來的，尚且是這樣，其餘的部分更不消說了』)

胡適提出來的證據，事實上也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談不上什麼「鐵證」，所以難免會有人反對，但羅文顯然不能把握胡適論點的重心，至少，我在讀了羅文之後，並不曉得胡適有什麼過錯。舉個實例，羅文說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成了英明、仁慈、禮賢下士君主代表，但我們讀了三國演義後，却覺得劉備是一個虛詐的人物，民間有一句歇後語：「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又盛傳說：「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無異說明了三國的作者雖努力想強調劉備的仁厚，但其塑造並未成功，而且已適得其反，所以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說「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再舉個實例，諸葛亮有着崇高的人格，三國演義一百零三回雖有記載，但未能充分發揮，却一再強調他那神出鬼沒的本領，這種「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描寫在「三國志平話」中就有了，並不是羅貫中想像出來的，而小說擺不脫「說話」的傳統，也未免遺憾，所以魯迅才說「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至於胡適說「關羽竟成了一個驕傲無謀的勇夫」，這一點我

個人也不同意，因為我讀了三國之後，頗能感受到關羽的義薄雲天，這位豪傑形象的塑造，雖然違反史實，但却收到了藝術上的完美效果，所以，以這一點批評三國作者的「平凡」似乎不妥。

其實，就三國演義的整體來說，我還是認為它是具有文學價值的，（當然因為它以淺近之文言文寫成，內容又時受史實束縛，其藝術價值自不能與採白話文為撰寫工具，且由作者自由發揮之水滸傳相比）雖然它大致因襲三國志平話關目，（按現存最古之三國志話本，為元至治間新安虞氏刊之全相三國志平話，書共三卷）但因由短短三卷擴大至二十四卷，（按羅氏編撰之三國志演義，今得見者以涵芬樓影印明弘治甲寅本為最早，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全書二十四卷，每卷十節，每節以七言一句為小目，今通行之一百二十回本為清康熙間長洲毛宗崗所整編）參攷考陳壽正史，故書成之後，與平話本差異極大，文學價值更不可同日而語。只是，與水滸、紅樓等書相較，它的文學價值就難免遜色多了，這實在不能說是三國的作者缺少才氣，沒有創造力，因為演義小說本來就必須顧及史實，在處處受制的

情況下，自然難以發揮其創作力了，這是無可奈何之事，但就這一點來說，三國演義比其他演義小說委實好得太多，我想，如果由備受後人推崇的小說家施耐庵與曹雪芹，來根據正史撰寫演義小說，其藝術成就也不見得會在三國演義之上吧？是以，胡適批評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我也不能同意。

於此，必須再指出羅文所犯的一個錯誤，胡適說三國演義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他的魔力，羅盤先生質問，既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怎能不是文學作品？事實上，一本書有沒有巨大的魔力，與它是不是文學作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羅先生竟將其混在一起，實在不能不令人納悶。以瓊瑤的小說為例，它們在許多青少年讀者中產生了無比的吸引力，但有許多人認為瓊瑤的小說太不真實，格調太低，沒有文學價值可言，我們可以質問，既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怎能不是文學作品嗎？所以，我們儘可以反對胡適的說法，但以三國的魔力證明它確有文學價值，實在站不住腳。

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並不甚高，這大概已經難以

否認了，但它對社會的貢獻却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孟瑤在其大作「中國小說史」中，將三國演義的社會貢獻歸納為四點：(一)敦仁義：劉、關、張的互相扶持十分感人。(二)說忠烈：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的情義予人啓示。(三)闡愛憎：把握一種是非愛憎分明的人生態度。(四)重智謀：戰爭場面寫得好，鬪智部分更精彩。除了「重智謀」這一點我不了解何以孟瑤會以之爲三國的社會貢獻外，其他三點確可以肯定了本書不朽的價值。

明弘治甲寅年（西元一四九四年）刊行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前有庸愚子的序：「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詞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羅貫中的苦心由此可知。綜觀三國演義，內容大致不違史實，文字亦可謂精簡，士君子可讀，民衆也爲之着迷，洵可謂雅俗共賞。羅

氏將政治軍事的歷史知識，用演義的體裁，普遍深入地灌輸到民間去，開我國大眾文學，歷史長篇小說的先聲，就通俗文學的立場而言，這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說，羅氏的工作是極有意義的，他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因爲胡適對三國演義的社會貢獻說得最好，所以茲引他的話做爲本文的結束：

「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他們不求高超的見解，也不求文學的技能，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廿四史與通鑑、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我們都曾管過他的魔力，我們都曾受過他的恩惠。我們都應該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與感謝！」